

中 論 評 彈

新 琵 琶 行

唐小凡 蒋希均 施振眉



239.17

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新琵琶行

(中篇评弹)

唐小凡 蒋希均 施振眉

*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.5 字数 51,000

1979年9月第一版

1979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3·130

定 价： 0.17 元

第一回 琵琶引

〔《琵琶行》是唐朝大诗人白居易于宪宗元和十一年，某晚送客途中，听到邻舟一位妇女的琵琶声有感而作的名著。我们今天演的中篇评弹《新琵琶行》，是发生在伟大的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的故事。

〔当时，华北战场上八路军捷报频传，江南地区新四军战果辉煌，抗日民主根据地迅速扩大。就在浙江省西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，有个山岙叫仰峰岙，这个地方从旧年秋天开始，就成了新四军苏浙皖纵队司令部的驻地。

〔今朝是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三号。战斗的一天已经过去，仰峰岙显得十分恬静。

〔哎，忽然从卫生队的病房里传出来“0 5 4323 5 1 3
5 1……”琵琶声声，铿锵悦耳，连下来是一句婉转优美的评弹唱腔。一听这清脆洪亮的声音，就晓得是护士长柳晓燕在弹唱。

〔“嘎！得儿……”病房门推开，司令部的通讯员小张跑进来。

通讯员：护士长，司令员请你马上去一趟。

柳晓燕：哦，有什么任务？

通讯员：不知道，司令员叫你把琵琶也带去。

柳晓燕：（咕：喔，大概我这样迟还在弹唱，司令员要批评哉！可能还要把我这只琵琶亦没收呢。那是我要向司令员把情况说明一下的。）

〔拿了琵琶出病房，直往司令部而来。〕

〔晓燕今年廿一岁。三年前参加新四军，在卫生队里当护士，多次在枪林弹雨里抢救伤员，立了好几次功，旧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今年三月份提升为护士长。只见她：中等身材，挺拔匀称，头发墨黑，皮肤白净，眉宇轩昂，鼻梁端正，一双眼睛，水波粼粼，唇红齿白，两耳贴鬓，灰布军装，整洁合身，皮带束紧，利索精神。现在走到司令部门口立定，整一整军容。〕

柳晓燕：报告！

司令员：进来。

〔推门进去，琵琶往边上一放。〕

柳晓燕：报告司令员，柳晓燕奉命来到。

司令员：坐吧。

柳晓燕：是。

〔司令员姓黄，叫黄定建。年纪四十出头，个子并不高大，衣着、相貌亦很普通，就是鼻翼边上有两条很深的纹路，望上去很有威势。〕

司令员：小燕子，刚刚是你在弹琵琶、唱弹词吗？

柳晓燕：（咕：果然是为了这桩事体。）是的，因为现在药品比较少，我想用这个办法来解除一点伤员的痛苦和烦闷。没想到影响了首长和同志们的休息。以后一定……

司令员：一定要更好地发挥你这只琵琶的作用，非但要用它来安慰、鼓舞自己的同志，还要用它来打击、消灭敌人。现在就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。

〔晓燕一听末，顿时精神百倍，人“啪”地立起来，要想问一声“什么任务？”但是，一看司令员走过来把琵琶拿了起来，倒是一呆，心想：交代任务还要拿只琵琶作啥？所以呆瞪瞪盯牢了司令员看。

司令员：小燕子，听说你的父母亲都是很有声望的评弹艺人，你自己从小也学过说书，对吗？

〔听见提起父母，晓燕心中感到一阵隐隐的难过。

柳晓燕：是的。

司令员：那末你现在还能讲苏州话吗？

〔晓燕想，我本来就是苏州人，又不是为了要唱评弹才学苏州话的。

柳晓燕：自己家乡的话，怎么不会讲呢？

司令员：好，那末第一个任务，就是从现在起必须讲苏州话。

柳晓燕：（咕：哦，这个亦算任务的？）首长……

司令员：唔，用苏州话回答我，这是任务！

柳晓燕：好。那末首长，为啥要叫我讲苏州话？

司令员：既然你有这个特长，就应该充分发挥嘛！你现在的任务，就是带上这只琵琶去登台演出。

柳晓燕：啊！叫我当演员？

司令员：记住，讲苏州话！

柳晓燕：要我去当演员？是不是打算调我到军部宣传队去？

司令员：不，要你一个人单独到书场里去说书。

柳晓燕：（咕：去说书啊？那就是要我离开部队罗！这怎么行呢?!）司令员……

司令员：晓燕同志，最近全国大反攻的形势发展得很快啊。今天早上我们又接到军部的命令，要我们在上次杭村战斗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，再接再厉，奋勇前进，收复大片国土，巩固发展苏浙皖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，壮大人民革命力量。

柳晓燕：好极了！

司令员：这一仗关系重大，影响深远，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，绝对的把握，不战则已，战则必胜！

（唱）一道军令群情昂，
任务艰巨非寻常。
近日来传说纷纷议论起，
说什么鬼子增兵又调防，
外围据点也加强。

根据目前的形势来看，敌人根本不可能再增兵到兴县一带来。

柳晓燕：但是我亦听见不少老百姓说是亲眼看见鬼子的步兵、骑兵，还拖着大炮，开进兴县和附近的据点。

司令员：是啊，这就很奇怪了，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，必须迅速查清啊！

（唱）偏偏是城中内线无消息，
情报中断信渺茫。
耳目失灵难行动，
故而命你速速下山岗；
到兴城，探真相，

琵琶声中把知音访，

取回情报功辉煌。

我们再三考虑下来，认为派你去最合适，顶有利，
因为你可以用这只琵琶作为武器。

〔晓燕把琵琶接到手里，这感觉同平常完全两样。〕

柳晓燕：（唱）晓燕此时喜又惊，

心潮激荡久难平。

喜只喜，党的信任春风暖，

惊只惊，护士长顿变了侦察兵。

任务重，年纪轻，

工作生疏从未经，

这琵琶好似重千钧。

千钧便使千钧力，

年轻正怀年轻心；

无私无畏敢斗争，

大智大勇定练成，

胜利归来有信心。

司令员，我一定勿辜负党的期望，首长和同志们的
信任，保证胜利完成任务！

司令员：好，我们完全相信你。现在你马上到情报科去找李
科长，具体情况他会给你详细介绍的。

柳晓燕：是！

司令员：噯！

司令员：（同时）苏州话！
柳晓燕：

柳晓燕：（调皮地）是，首长！

司令员：哈哈……这个小鬼！

〔第二天一早，司令员亲自送柳晓燕动身，并告诉她：从现在开始，在兴城周围五里路外，无论东西南北，大路小道，水路陆路，都有人时刻在等待着接应你的。晓燕答应一声，匆匆而去。〕

〔其实兴县县城就在仰峰岙的东南面，距离只有一百二十里路。但是现在她并不直接往兴县去，而是由侦察员老杨先护送到上海，然后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，化名为评弹艺人白如珍，算是上海伪文化协会副会长、大汉奸闻兰亭的干女儿。地下党还模仿闻兰亭的笔迹，写了两封信，其中一封用快信寄出，通知兴县书场场东钱达昌；另外一封由晓燕自己带去，面交兴县伪军城防司令鲁大麻子的三姨太，因为此人算是闻兰亭的表妹的。这种所谓表亲关系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明白。〕

〔晓燕再到旧货店里去掏了只八成新的小三弦，因为放单档一定要用弦子的。一切都准备好，十五号一个人离开上海到湖州，第二天一早又乘头班汽车出发，到达兴县大东门车站是七点三刻。〕

〔场东钱达昌早就带了堂信阿宜在那里等候了。现在一看车上下来一位小姐，背着一副琵琶弦子，就要紧笑嘻嘻迎上来。〕

钱达昌：哎呀，白先生。辛苦，辛苦！

柳晓燕：你就是钱老板吧？

钱达昌：不敢当，钱达昌。来来来，行李叫阿宜挑，白先生，请请请！

〔晓燕跟着钱达昌一路往书场而来，一边走，一边在注

意观察各种情况，发觉有些反常的现象。要想问钱达昌，再一想在路上问不大妥当，还是到了书场再说。

钱达昌：到哉，到哉，白先生，里面请，房间在楼上，当心，走好。

〔“登登登……”上楼。一面请先生坐下来休息，一面跟阿宜两个人泡茶，倒水，绞毛巾……忙碌了一番，这才吩咐阿宜到隔壁菜馆去定菜，自己坐下来跟先生敷衍。〕

钱达昌：白先生，你在上海住惯了，到我们这种乡下角落里来，那真好象是受罪了。我也非常过意不去，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，只好请你多多包涵哉。

柳晓燕：啥说话！这里也蛮好嘛，地方虽小，市面到蛮热闹，刚才城门口出出进进的人很多，而且畅通无阻，我看倒比上海太平点呢。

钱达昌：太平？白先生，不瞒你说，本来是每个城门口都是里外两道岗哨，进出的人非但个个要检查良民证，弄得不好还要抄靶子；一到傍晚六点钟就关城门，天一黑城里就戒严哉。特别是在十多天之前，那班侦缉队的便衣和日本宪兵一日到夜四处捉人，弄得大家心惊肉跳，哪还有什么市面喔！

柳晓燕：哦，真的？！

钱达昌：喏，别的不说，就在后面一条街上，有一爿兴华旅店，五号那天大清老早，宪兵、便衣突然把这爿店围的密不透风，从老板、帐房到堂倌、客人，连门口头卖豆腐浆、粢饭的小三子，统统抓了进去。到现在一个都没有放出来！

柳晓燕：（咕：啊，兴华旅店这个联络站已经遭到破坏，我

们的同志不幸被捕了！)

〔晓燕听到此地只觉得心里怦地一震，神色顿时两样。

钱达昌：不过，白先生，你勿要急，现在已经没有事体哉。

从大前天起，白天城门口岗哨已经全部撤掉，捉人的事体也不大听见哉，顶要紧的是夜里的戒严时间放宽到十点钟，这么一来，听书的人就便当哉，你开夜场齐巧正好。一档好生意，嘿嘿，一档好生意！

〔晓燕想，这里面肯定是敌人在搞什么鬼花样。现在一个联络站已经遭到破坏，还有一个不知怎样。

柳晓燕：钱老板，这里有乐器店吗？

钱达昌：有一家的，叫新声乐器店，在南门竹枝巷里。喔，先生是不是要买点啥？叫阿宜去跑一趟好了。

柳晓燕：勿必哉，等一会我反正要出去逛逛的。

钱达昌：蛮好，蛮好。

〔两个人谈谈说说，不觉已到吃饭时间，一桌酒菜送上来。今天是场东给先生接风，特别丰盛。

〔但是，晓燕吃着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味道。吃好之后，休息了一会，把衣裳换一换，带了所谓闻兰亭的信，到伪城防司令部内鲁大麻子的公馆里，去拜望三姨太。见面之后，把信递上去，三姨太拆开来一看，写得蛮详细，说我是个寄囡，叫白如珍，是说书的。最近她觉着在上海蹲得很无聊，想到外面来散散心。我知道你是最欢喜听书的，所以就叫她到你这里来自相相，这样末齐巧“一事两勾当”。希望你看在我面上，多方照拂。

〔三姨太看完蛮开心。和晓燕攀谈了一番以后，觉着这

个侄女儿倒蛮讨人喜欢的。就说：“那末今朝夜里我来听你的书。你有啥事体末尽管和我讲好了，不要客气，我就象你自家娘一样的呀！”（衬：这个家伙面皮倒是厚的。）

〔晓燕从三姨太那里出来，就到南门竹枝巷新声乐器店。店门开着，里面有两个人：一个伙计趴在柜台上；还有一个坐在帐桌边上，看样子是老板。晓燕知道这个老板就是自己人，心里很高兴。走上来——

柳晓燕：你们这里弦线有吗？

特务甲：（懒洋洋地）买啥弦线？

柳晓燕：我要买五根子弦，三根中弦，四根老弦，两根缠弦。

特务甲：什么，什么？讲讲清楚，我听都来不及听。

柳晓燕：（慢而清晰地）五根子弦，三根中弦，四根老弦，两根缠弦。

〔一边讲，一边在注意观察这老板的神态。因为她已经发出了联络讯号——五、三、四、二。不管你讲的是什么东西，用什么方法，只要说出五三四二这个数目，就等于是在讲：“我要寻找自己人。”等对方也回答了这个数目之后，你才可以再跟他对暗语。晓燕想：我这样一讲，老板肯定要来搭腔了。

〔果然，老板站了起来，笑咪咪走到柜台边上。

特务乙：小姐，你买弦线是吗？

柳晓燕：对。

特务乙：你要买那么多弦线干啥？

柳晓燕：（咕：咦？怎么他这样问的?!）我是说书的，所以要多买一点放着备用。

特务乙：喔，原来是一位先生，好极了，你从哪里来啊？

柳晓燕：上海。

特务乙：上海？啊呀，你怎么不从上海带点弦线来呢？这种小地方是没有好货的呢！

柳晓燕：（咕：喔唷，倒盘查得仔细的嘛！）

〔觉得味道不大对头。〕

柳晓燕：我在上海是买好勿少的，走的辰光忘记带了，所以只好临时来买一点。

特务乙：喔，原来这样！

〔老板面孔上笑意没有了，显出非常厌烦的样子。〕

“啪”，打开橱窗，把里面所有的弦线统统拿出来，往柜台上一摔。

特务乙：哪，你自己拣吧！

〔晓燕对着一大堆弦线一看，里面除了琵琶、三弦的弦线之外，什么大提琴、小提琴、古筝、七弦琴、扬琴、凤凰琴、吉他、曼特令……样样色色弦线都有。〕

柳晓燕：（咕：这个老板一点勿懂得嘛！既然以乐器店为掩护，肯定相当内行，怎么可能在这方面一窍不通呢？这老板勿象自己人。让我再来试一试，看他会不会说出“五三四二”这个联络呼号。）

〔晓燕把弦线拣好。〕

柳晓燕：好，就买这些，五根，三根，四根，两根。一共多少钞票？

〔老板一听——〕

特务乙：（咕：这下要死了！）慢一点，让我算算看。

（作拨算盘状弄了半天。）

特务乙：好，算一千块拉倒。

柳晓燕：一千块？好不好便宜些？

〔老板对她眼睛一横。〕

特务乙：看看你卖相倒蛮好，买东西怎么这样勒煞吊死！好好，那末算八百八百，落坎哦！

〔晓燕一听，这家伙肯定不是自己人。要紧把钞票付掉，猛一回头，只见街对面有一个人：头上戴铜盆草帽，身上白纺绸短衫、裤子，戴一副太阳眼镜，香烟粘在嘴角上，在那里摇来晃去。〕

柳晓燕：（咕：啊呀，看来我们这个联络站也被破坏了，现在店里店外都是特务在“钓鱼”！）

〔晓燕一路往书场里来，只觉得脚下步履沉重，心头若有所失。抬起头来，只见残阳如血，暮云合璧。〕

柳晓燕：（咕：人在何处？山长水阔。）

（唱）夕阳西风暮云浮，

满腹愁绪非伤秋。

投亲不遇方寸乱，

欲访友人何处求？

果然不出司令员所料，两个联络站全部遭到破坏。现在最后一只棋子，就是直接和我们打进敌人司令部的同志取得联系。但是这位同志姓啥叫啥，面长面短，担任什么职务等，全不晓得，所以即使当面看见了，也互相都勿认得呀！看来只有靠说书、用琵琶来取得联系了。

（唱）真是咫尺天涯难相见，

我只得拨动丝弦把心声投。

未识知音今安在，
他几时才来听我奏？
我何日方能把愿来酬？

（咕：不，那位同志是一个机智勇敢、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，他一定会估计到司令员要派人来联系的，说勿定他现在也正在千方百计地寻我呢，那末我跟他取得联系是完全可能的，应该满怀信心，对！）

（唱）我休焦急，莫犯愁，
振精神，重抖擞，
沉着镇定且等候，
见机而行再运筹。
想到此时胸膛挺，
见那晚霞绚丽似锦绣。
行过酒家到书楼。

〔今朝这个烟出火不着的书场，亦忽然面目一新，门口一张广告大的热昏，上面几个字写得弹眼落睛：“特聘弹词名家白如珍，弹唱《三笑》，敬请光临。”场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状元台，百脚凳，排得齐齐整整。劈当中放一排藤靠椅，前面长条桌上白布铺得刷平，上面放好了香烟、糖果、瓜子、点心。因为晓得三姨太要来听书，可能还有麻子司令。今朝的听客亦非比往常，大多数是接到了三姨太的帖子特地来捧场，有维持会长、警察局长、商会会长、老板、小开、大乡绅，还有白相人里的大亨。有种从来勿听书的人，今朝亦来轧轧闹猛，因为听说是女单档，而且年轻漂亮。其中有的家伙存心不良，但是后来晓得是三姨太的侄女儿，背景石骨铁硬，喔唷，那是只能看来不能碰，这倒有点

肚肠痒。一批老听客来得顶早，在自己老位子里坐定当。堂倌泡茶冲水，手脚蛮忙。做小生意的穿来穿去，一只藤盘顶在头上：“甘草梅子，五香豆，奶油瓜子茶叶蛋！”哇喇哇喇喊得蛮响。总而言之，熙熙攘攘，杂乱无章。

〔那时候的书场，开书的时间没有一定的，假使客满得早，就要提早开书。今朝是老早轧得实实室室，所以有些伪军、流氓等得勿耐烦了，把手里的书筹在状元台上“呱呱”敲。

伪军：好开书哉！

流氓：蛮对！老早客满哉，好上哉哧！亦勿是做亲拜堂，要等啥个好时辰啊！

〔正在起哄的当口，勿知哪一个马屁精哇喇一声：“立正！”顿时全场毕静，所有的头都不约而同来个向后转。只见外面走进来两个人——

〔前头走的是个三十四五岁的女人，长波浪头发，眉毛钳得截细，面孔塌得雪白，嘴唇涂得血红。穿一件银红色的紧身绸旗袍，脚上奶油色高跟皮鞋，头颈里一串珍珠项链，手里拎一只时髦的皮包，指头上金刚钻，猫儿眼，祖母绿的戒指闪闪烁烁，浑身珠光宝气，一副妖形怪状。她就是伪城防司令鲁大麻子的三姨太。苏州人。原来是上海长三堂子出身，后来觉得在上海吃勿开，还勿如到兴城来做小鸡里的凤凰。所以三年前嫁给鲁大麻子做了姨太太。现在踏进书场，回转头来招呼一声——

三姨太：岳参谋长，请！

岳人杰：太太，请！

〔岳参谋长叫岳人杰。三十刚出头，修长身材，长方面

孔，五官端正。军帽下面，两条浓黑的鬓脚留得蛮长，身上军装角玲玲，裤缝烫得笔挺，领章上中校军衔。虽然天气蛮热，但是他照样风纪扣扣好，武装带束紧，手上还戴一副雪白的麻纱手套。看上去在威武中又带斯文，一派儒将风度。他，就是柳晓燕急于要寻找的地下党员。因为他军事知识丰富，日语正确流利，办事精明干练，鲁大麻子把他视为心腹，当作自己不可缺少的一根大梁。

〔三姨太更是对他十分钟情。因为岳人杰外表潇洒英俊，胸中博古通今，不但精于文墨，而且深通乐律，空下来还喜欢拉拉“梵哑铃”，真是文武双全，才貌兼优。所以三姨太盯得他非常紧。今朝听书就是三姨太拉他来的，否则他这个东北人听啥评弹呢？

〔现在两个人到当中藤椅里坐定。岳人杰把帽子、手套脱下来，往台子上一放。一个彪形大汉的勤务兵就往他们后面的位子里一坐。钱达昌要紧倒茶敬烟，同时，阿宜马上把茶壶在书台上摆好，毛巾绞进去。

阿 宜：先生，开书哉。

柳晓燕：唔！

〔晓燕老早做好准备，就把乐器交给阿宜，让他拿上书台，自己再把服装检点了一番，从容地踏到台上。

〔下面这班听客“哗——”一阵轰动，有的人好象被别人踏痛了脚趾头那样：“喔唷，啧啧啧……”

〔三姨太亦只觉着眼前唰地一亮。

三姨太：（咕：喔唷，台风倒确实崭的，着实比台下还要漂亮好几倍呢！怪勿得我的表哥这样卖力。）

〔晓燕到台上，身体坐定，“嗒”琵琶拿起来，先校一

校音（仿琵琶声5342）“嘎嘎”准子绞一绞（再仿琵琶声5342）。

〔怎么老是弹“索咪法来”？好象从来没有听说琵琶校音这样校的嘛，一般总归是“索来多索”，她怎么特别的呢？其实她是在发呼叫讯号。大家知道，这“索咪法来”四个音，如果用简谱来记录，那就是阿拉伯字的5342。这真叫“转轴拨弦三二声，未成曲调先有情。”晓燕连弹三遍之后，方始正式把音定准。

柳晓燕：请听开篇《宫怨》。

〔你在那儿唱，岳人杰一句都没有听进去，为啥？在动脑筋。刚才柳晓燕第二遍“索咪法来”弹出来，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：“‘索咪法来’，五三四二！会不会是在发联络呼号？勿，勿象。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，司令员怎么可能派这么一位年轻姑娘来接线呢？恐怕是偶然的巧合吧！”等到晓燕开篇唱完，琵琶一放，弦子拿起来，又连弹三遍“索咪法来”。这下岳人杰更加觉得奇怪了，因为弦子上按这个“法”，须要跳下一个把位，“来”又要重新回上去。

岳人杰：（咕：哪有这样校音的？分明是有意识的嘛。好极了！）

（唱）听那琴声切切复铮铮，

铮铮切切倍觉亲。

她把四个声音连连发，

分明呼唤我自家人。

（咕：难道司令员真的会派她来接线吗？我看勿大可能吧！）

（唱）你看她年纪不过二十零，